

【悠悠我心】

最是低调萝卜干

□丁东

前阵子,我连续几天发热,没胃口,啥也不想吃。忽然想起了萝卜干,让妻子去超市买了些回来。几块萝卜干下肚,人顿时来了精神。

何以萝卜干有如此功效?实际上是舌尖上的乡愁在作怪。走得再远,尝过再多美味,念念不忘的还是萝卜干。

在儿时的记忆中,腌咸菜水平的高低,是衡量农村家庭主妇是否会过日子的重要标尺。秋冬时节,母亲趁着晚秋太阳的余热,抓紧晾晒、腌制萝卜干、地生姜、咸菜等全家碗盆里的菜肴。而在所有的腌菜中,我最喜欢的要数腌萝卜干。

萝卜干的腌制,虽没有特别的技术含量,但需要足够的耐心。择一晴日,母亲挑出成色好的白萝卜,用水洗净表皮的泥土,削去须根、青头、糙皮、斑点,横切纵剖,均匀成条,条条带皮,粗细如小指。菜刀在砧板上来回划拉,母亲的身影也随之微微晃动、起伏。秋末的暖阳,懒懒地洒了母亲一身。

之后,母亲将切好的萝卜条均匀地摊铺在筛子里,放在太阳下晾晒,此谓“初晒”。两三天后,萝卜条的外皮萎缩了,母亲把它们沉入水中浸泡一会儿,再捞出来,沥去水分,加入适量粗盐,用力揉透。直至食盐融化后入缸,层层压紧,腌制三天,此谓“初腌”。待食盐完全融入后,从缸中掏出萝卜条,再次摊铺在筛子中晾晒,此谓“二晒”。晾晒两三天后,再用食盐揉搓,此谓“二腌”。经此“二晒二腌”,把萝卜条装入坛中,压紧压实后,用盘结的稻草塞死坛口,抹上稀泥密封,将坛倒置于墙角。待一两个月后开启坛子,呈现在眼前的便是色泽黄亮、肉质厚实、脆嫩爽口的萝卜干了。

四五十年前,生活中少不了低调的萝卜干。母亲腌制的萝卜干,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味道。它占据了一日三餐的C位,早上配米粥,中午搭米饭,晚上拌面条,即便吃得这般频繁,我都不厌其味,爱之弥笃。

儿时与萝卜干相关的两件事,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忆犹新。一件是,同班个子矮小、家境贫寒、经常参加县级数学竞赛的小学同学孙某,有一次在村里食杂店偷吃萝卜干,被售货员抓了现行,交由教我们班数学的校长发落。校长为给食杂

店一个交代,让厉害的女班长领着孙某去食杂店向售货员道歉。孙某是去了,但梗着脖颈,犟着就是不道歉。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但孙同学自此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到初二便辍了学。这件事给他带来的心理打击有多大,可想而知。儿时我一直弄不明白,不就是萝卜干吗?村食杂店的萝卜干就这么好吃?直到长大后才明白,村食杂店卖的萝卜干与家常腌制的萝卜干不一样,它由食盐、小茴香、甘草、桂皮、丁香等多种调味品腌制而成,吃进嘴里,脆脆的、咸咸的、甜甜的,让人停不了嘴。

另一件事是,我上小学三年级那年秋天,有一天天下大雨,没法回家吃午饭。犯头晕病的母亲怕我饿着,托我的小表哥捎午饭到校。我打开布兜,只见一只瓶身并不怎么干净的麦乳精瓶里盛满了麦仁粥,粥上铺陈着几块萝卜干。见其他家长给同学捎来的午饭不是米饭就是面条,且都配有肉丝、鸡蛋、豆腐、白菜、菠菜等菜肴,我嫌寒碜,拧开瓶盖,悄悄把几块萝卜干吃了,随后把那瓶粥连同布兜一起扔进了河里——小小年纪,哪来这么强的虚荣心?隔了遥遥的岁月望过去,心里头依然有深深的愧疚涌上来。

从童年到少年、青年,再到中年,我一直与萝卜干相伴,它默默无闻,平静如水,咸处味短,淡中趣长。在数十年的岁月中,萝卜干风干的是记忆,沉淀的是时间,挤压的是空间,贮藏的是希望,散发的是情愫。

现如今,萝卜干依然是人们生活的配角。除超市、卖场各种风味的萝卜干琳琅满目外,多数酒店都有酱萝卜这道嘎嘣脆、特开胃的小凉菜。据我了解的做法,将白萝卜改刀,切成厚度约两毫米的片,盛在盆里,加白糖腌制约一小时。然后,沥干水分,把萝卜片装入保鲜盒,倒入白糖、盐、生抽、醋、蚝油等调料,再放入少许干辣椒、八角、香叶及蒜片,压实后盖上保鲜盒盖子,放冰箱内冷藏一晚,第二天即可食用了。这比母亲当年制作的要复杂、精致多了。可我依然怀念童年那简单甚至粗陋的萝卜干。

萝卜干是否算美食?我不敢确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美食的历史,是多数人吃了说好的历史。

(本文作者现供职于张家港市某机关)



【人生随想】

一棵海棠树连接的田园之秋

□耿艳菊

地铁口的海棠树挂满了胭脂色的小果子,枝头累累,向下弯着,凉风拂过,留下的是平静和谦卑。迎面走来,触动心扉。过去了,又频频回望。说不清楚的一种感动,无形的气息、神似的味道,连接着故乡浩浩平原上的庄稼地,那是五彩斑斓的收获时节的情景。

这是人间最美之秋。一棵平凡的结满果子的树,有着无限神奇的力量,瞬间让人抵达千里之外的浩荡原野,内心铺展开虫鸣清风盈耳的厚实的田园秋色。

清幽幽的河塘水,岸边长满了茂密的水草,在秋风里摇曳起舞,有一股子倔强在里面。面对着湛蓝的天空,飘逸的云朵,依依不舍,似要地久天长与此相伴。

河塘的四面八方,都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整整齐齐,一块是花生,一块是玉米,一块是大豆,一块是棉花,一块是红薯。家家户户的庄稼,看似随意,却又巧夺天工般连缀成广阔的热闹喜气的秋色。

我家有四五亩地临着河塘,每年父母都会在这块地上种花生,他们对这块地照顾得无微不至,充满殷殷期待。溽热的暑天,正好我们放暑假,就跟着父母到花生地里一遍遍地除草。也许因为付出过劳动,在花生地里流淌过汗水,这块花生地总让我觉得尤为亲切。

花生收获的时候,学校会放十来天秋假,我们就又赶上了收花生的时节。这是很值得开心的事。收花生,也叫拔花生。花生的果实是在泥土里,虔诚地弯下腰,如同向泥土恭敬地鞠躬一样,双手用力往上一带,一棵花生就从泥土里来到了蓝天白云下。这一刻,花生带给人的是一捧捧欢笑和惊喜。

孩子们比赛着用力拔,往前跑,看谁拔的花生结的果实最多。广袤的田间,人们爽朗的笑声像湖面上的涟漪一样,一波又一波地荡漾在如水的秋光中。

七十多岁的南瓜爷爷是这丰

收的大地上最有趣的一个,比孩子还可笑,但邻里乡亲都喜欢他的这份有趣。多年后大家在异乡的秋天讲起庄稼地里丰收的趣事,总少不了要说南瓜爷爷的诸般可爱。

印象最深的就是种了一辈子庄稼的南瓜爷爷在他自己的二亩地中也种了一溜儿花生,可是他总是种不好,这点让人很是纳闷。他种的花生枝叶看着很茂盛,泥土里结的果实却不多。一到收获的时候,他就会一家一家的花生地走一遍,虔诚地取经,然后再从高到低,根据花生的产量排个名次。他戴着老花镜,拿着个小本本,认真地记着。可是,到第二年,他的花生依然不配合他,依旧很寥落。

南瓜爷爷的花生结得少,其实早就找到了原因。当花生秧蓬勃勃勃往上长的时候,大家都会适当地控制一下花生骄傲向上的心气,会让它向下面的根处,也就是泥土里多用心一些。可南瓜爷爷就是不忍心,任其自由生长。他也有他的理由,说:种了一辈子庄稼,我怎么不知道要让庄稼往它的根处用力才对?我老了,牙不好了,花生吃不动了。我种花生,不为收获更多,只想和大家多点话题可聊。

如今想来,南瓜爷爷的话语里其实藏着孤独、心酸、悲凉,他的老伴不在了,女儿远嫁,多年来一个人生活,他只是想借着种花生的由头和大家都待在一起,多一些可聊的话题。

念及南瓜爷爷,不禁又想到地铁口的海棠树。这棵海棠树在地铁口有十多年了,孤零零的一棵,每年春天开一树胭脂色的花,极其华美绚丽,秋天又挂满一树胭脂色的小果子,热闹喜庆。然而,一场场的秋风摇过来拂过去,海棠树的华美热闹都无声无息地凋落了,剩下的便是漫漫光阴里的一树孤寂。

世间万物都有自己抵抗生命中孤寂凄清岁月的方式。种花生,大概就是南瓜爷爷对抗冷清孤寂的那一抹倔强的希望和一条路吧。

(本文作者为散文作家,出版有散文集《土豆发芽当花看》)

【岁月留痕】

□许海利

“柿子树不娇贵,好养活,还吉祥,院里种棵柿子树,今后‘柿柿’都顺心如意!”多年前的一个春天,父亲从集市买回一棵拇指粗的柿子树,种在了院子里。

浇水、施肥、剪枝……自从柿子树在小院安了家,父亲如同照顾孩子般悉心呵护着它。沐浴着阳光雨露,几年的光景,树干就长到了三四米高,碗口粗细,树冠葱茏,枝叶繁茂。父亲经常站在树下观望,那充满期待的眼神好像在说:“树啊,快快开花结果吧,我们都盼着吃柿子呢!”

柿子树没有辜负父亲的辛勤付出,仿佛不经意间就开花了,小小的、黄黄的,如指甲盖般大小,小巧玲珑地点缀在绿荫中,微风拂过,清幽淡雅的芳香弥漫了整个小院。到了夏天,绿叶间挂满了圆形的青色小柿子,这时花瓣尚未完全脱落,看上去就像一个胖娃娃戴着一顶小帽子,模样甚是招人喜爱。等到金秋时

父亲的柿子树

节,红彤彤的柿子犹如一盏盏摇曳的小灯笼挂在树梢上,压弯了树枝的腰,让小院充满了丰收的喜悦气息。这时父亲站在树下,望着满树果实,脸上洋溢的笑容特别灿烂。

待霜降过后开始采摘柿子。父亲搬来梯子,小心翼翼地爬上树,我提着篮子,欢呼雀跃地站在树下。这棵柿子树真是硕果累累,摘了满满两大筐柿子,足有二百多斤,我们全家的喜悦之情也随着柿子盛满了筐。刚摘下来的柿子发涩,要用温水暖上,去除涩味才能吃。妈妈烧了一大锅水,把柿子放在缸里,搬到炕头上,然后捂上被子。两天后,暖好的柿子就可以吃了,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一个,鲜红的柿肉吸进嘴里,软软的、甜甜的,满嘴都是清凉丝滑、醇香腻甜的感觉,让人忍不住再吃一个。

柿子树在父亲的精心呵护下,长势旺盛,果实大,品相好。每次采摘的柿子除供全家食用之外,还会送给邻居、亲戚和朋友品尝。每年父亲都会故意把树顶端的柿子留下

来,说是留给鸟儿吃。父亲说,冬天虫子少,鸟儿缺少食物,那些柿子就留给鸟儿当口粮吧。

柿子好看,更有好的寓意,好“柿”成双、“柿柿”如意,心想“柿”成……柿子树一年比一年繁茂,我们家的日子也一年比一年红火。2022年老家整体搬迁,要住进楼房了,这是父亲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事情,如今终于成为现实。父亲却有点高兴不起来,因为他舍不得小院里的这棵柿子树。那段日子,父亲每天都会站在树下,久久地凝望,那凝重的表情像是在辞别一位故友,又像是即将与亲人分离,充满万般留恋与不舍。

如今小院早已被铲为平地,那棵耸立了十几年的柿子树也已不见踪影。这棵树虽然很普通,却是父亲亲手栽种的,它凝结着父亲的心血,也记载着往日的难忘岁月,它结出的果实就如同父亲馈赠给我们的爱,让我一生铭记和怀念。

(本文作者供职于济南长清区城管局)